

修车铺的晨光

曹欣

天空微亮，老王修车铺的门板便卸了下来。这铺子没有招牌，主顾都是熟脸。门前一棵老槐树筛下些光亮斑点，地上散散地放着几件工具，看似随意，却各有各的去处：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仿佛生了根，挪动它们的人自己都会不自在。晨光斜斜地照进铺子，正巧落在一把扳手上，那金属面便幽幽地反着光，映在墙上，又爬上老王的脸，把他眉间深深的皱纹也照得一清二楚。他正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里的工具，动作轻缓，如同拂去老物件上积下的尘埃。

墙角立着一张旧藤椅，椅背微仰，弧度早已被老王的身子磨了出来。他放下工具坐进去，藤椅便顺从地承住他。脚边有个熏得发黑的铁皮壶，他提起壶，往粗瓷杯里倒水。热水遇着凉晨的空气，一道微白的烟气便直直地向上冒，在斜进来的光柱里显得格外清晰。老王的目光就随着这缕烟气，悠悠地向上望，眼神沉静，不知落在远处哪里。

铺子前窄窄的巷子，也慢慢被晨光注满了。偶尔有早起的人骑车经过，车轮碾过地面，发出沙沙轻响。老王眯眼看着，端起粗瓷杯啜上一口，温热的茶水顺着喉咙下去，茶劲冲得很，又带着一股暖意，像他这沾满油污、浸透铁锈气的一生。他就坐在这里，看日影一点点偏斜，看云朵聚散，日子在粗茶里浮沉，又悄然沉淀下去。

不多时，一个熟客推着掉了链子的自行车过来。老王放下杯子起身，步子稳稳地迎上去。他蹲下身，沾满油污的手摆弄起链条，那金属部件在他指间驯服地重新咬合。客人递过烟卷，老王摆摆手，只指指那杯尚有余温的茶：“惯了，还是这口实在。”晨光慷慨地落下来，给他灰白的发梢染上些微金色，连带着他专注低垂的眼角皱纹也被一并照亮。他动作里的那份沉稳，像墙角藤椅微仰的弧度，也如杯中茶烟不疾不徐地升腾——这小小的铺子，自有一份不慌不忙的步调，稳稳地立在喧嚣之外。

晨光一寸寸挪移，铺子里的铁器也渐渐被晒得发亮。老王又坐回藤椅，粗瓷杯里续上了新水，白气再次袅袅地升腾起来。白居易笔下“绿蚁新醅酒”的暖意，或许正与老王手中这杯粗茶升腾起的白烟相仿？它不名贵，也无醇香，却足以慰藉这双手与这间铺子相守的每一个晨昏。

在这小小的修车铺里，时间仿佛被粗茶和工具磨得格外温暾。藤椅依着墙，工具卧于地，茶气盘绕在杯口，各守本分，又彼此依存，在熹微晨光里铺开了一幅安稳图景。老王坐在这图景中央，像一块沉静的基石。光阴无声地从他布满厚茧的指缝间滑过，却带不走那份内里的安稳。

晨光中的老王铺，简陋却有章法，忙碌里透着从容的底气。不过是一杯粗茶升起的暖意，是工具各归其位的妥帖，是皱纹里映着扳手反光的宁静。日子如同藤椅那微仰的弧度，早已被岁月磨得恰好契合脊背，不争不抢，在晨光里，坐成了人间最安稳的模样。他端起杯子，又呷了一口，那缕白烟，便又悠悠地升了起来。

水果摊前，青苹果怯生生地躲在鲜红的荔枝后面，像羞答答刚进城的小姑娘。看到它们，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黄土高原沟壑间的那片苹果园，那里藏着我最珍贵的童年记忆。

家乡的苹果园不大，种的多是红香蕉、黄金帅和国光这些老品种。那个时候，还没有富士之类的新品种出现，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苹果园承载了一年四季的美好。

当第一缕春风拂过，沉睡的苹果树便悄然苏醒。嫩绿的芽尖从深褐色的枝干上探出头来，像初生的婴儿好奇地打量着世界。不出几日，整片果园便成了花的海洋——粉白的花朵簇拥绽放，宛如千万只振翅欲飞的蝴蝶。那时候爸爸经常弓着腰给果树人工授粉，他粗糙的手指沾染着苹果花的香气，眼神温柔得像在抚摸孩子的脸庞。

盛夏的果园是最富生命力的舞台，浓密的树冠交织成绿色的穹顶，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。青苹果就像绿宝石般缀满枝头随风轻轻摇曳，果园里飘荡着特有的清香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与果实的青涩。爸爸正忙着给果树加固支架，汗水在他古铜色的皮肤上闪闪发亮。

暑假期间弟弟和我成了园子里的守护神。我们搬着小桌凳，找一棵枝大叶茂的苹果树做屏障，让它给我们挡风蔽日，于是苹果园就变成了我们的课堂，琅琅的书声与欢乐的嬉戏声在果香



里飘荡。渴了，就伸手摘一枚果子吃；累了，躺在树下小憩，苹果的味道有催眠的功效。

黄金帅是果园里的急脾气，暑假还没有结束就熟了，它们总是争着第一个被爸爸带到集市上瞧热闹，爸爸手里的苹果闻起来好香。

秋风起时，整片果园便燃烧起来了。沉甸甸的苹果压弯了枝条，有的红艳似火，有的金黄如阳，在绿叶掩映下像五彩石般耀眼。中秋节苹果园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，园子里流淌着苹果的芬芳，目之所及皆是青红相间的苹果。

亲朋好友都来帮忙摘苹果

了，每个人脸上写满了收获的喜悦。竹篮与箩筐在田间穿梭，三轮车上装满苹果，一路欢歌一路果香，飘进我家小院。爸爸捧着刚摘的苹果对我说：“这果子上的霜，是月亮昨夜撒的糖。”

冬天最后一片叶子飘落了，苹果园丝毫不寂寞，北风和雪花喜欢在里面奔跑嬉戏，小鸟在灰色的苹果枝干上跳舞，寻找被遗忘在树梢上的苹果。雪后的果园成了童话世界。爸妈不惧严寒，他们来果园修剪枝条，剪子划过空中，发出清脆的“咔嚓”声，那是为来年春天谱写的序曲。

爸爸经常去集市上卖苹果，整个冬天爸爸的手上总是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。

我离开了家乡好久了，现在我即使回家也是步履匆匆，无暇光顾苹果园。上次爸爸进城，说园子里的苹果树全部换成了新品种，新苹果一上市就供不应求，他们还通过互联网，在远方找到了更大的市场。

这片土地见证着生命的轮回——从祖父辈开荒种下的第一棵果树，到今天漫山遍野的果园；从靠天吃饭的苦涩岁月，到如今科技种植的智慧农业，每一个苹果的纹路上，都刻着农人的期盼。这哪里只是果园？分明是人与自然共同谱写的永恒乐章。

街头的青苹果提醒我归期到了，这次我一定要回去，再闻一闻那熟悉的苹果香，再抱抱我那双手总带着苹果香的爸爸，听他讲一讲新果园里的故事。

夏夜小摊的烟火与微光

朱明坤

日头西沉，暑气未消。城市巨大的身躯卸下白昼的严肃，街巷的褶皱里便悄然亮起星星点点的光。烧烤炉炭火明灭，冷饮车霓虹闪烁，小推车支开一方天地。夏夜的帷幕，由这些小摊“嗤啦”一声，热热闹闹地拉开了。

老陈的烧烤摊是巷口的老字号。一辆油光锃亮的三轮车，便是他的移动王国。暮色四合，他便准时出现，卸炉、生火、摆凳，动作麻利如演练千遍。炭火渐旺，羊肉串、鸡翅膀次第排开，油脂滴落，“滋啦”作响，腾起一阵勾魂的白烟。老陈的脸庞被炉火映得通红，汗珠顺着脖颈滚入衣领。他手中铁钎翻飞，撒孜然，抖辣椒面，动作精准如沙场点兵。油烟缭绕里，他亮着嗓门招呼顾客：“李哥，老规矩？多辣多孜然！”“好嘞！”食客应声落座，塑料凳吱呀作响。烟火气升腾，人声渐沸，这小摊仿佛一块磁石，吸来了满身疲惫的食客，也吸来了松弛的笑语。

几步开外，冰粉车小巧玲珑。玻璃罩子擦得锃亮，映着顶上缠绕的一圈彩色小灯。车后站着个清秀姑娘，系着一条干净的碎花围裙。大桶冰粉如一方

凝冻的水晶，颤巍巍透着凉气。她舀起一勺，手腕轻巧一扣，晶莹剔透的冰粉便滑入碗中。浇上浓稠的红糖水，山楂碎、葡萄干、花生末、酒酿圆子纷纷扬扬落下，再点几粒熟芝麻。动作行云流水，宛如一场微型仪式。深夜里加完班的年轻人、看完夜场电影的小情侣，捧起一碗冰凉，蹲在路边便吸溜起来。

不远处，一把破木吉他咿咿呀呀响起来。街头歌手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面前琴盒敞开着。他嗓音算不得多好，有时还跑调，唱的却多是些老掉牙的流行歌。奇怪的是，沙哑的歌声混着烧烤的烟火气、冰碗的碰撞声、食客的谈笑风生，竟也成了夏夜交响里一个和谐的音符。有人驻足听两句，往琴盒里丢几个硬币；有人跟着轻轻哼唱，摇头晃脑。歌声飘过卖发光发卡的小推车，飘过卖廉价塑料玩具的地摊，为这喧腾的夜市，添上了一抹笨拙却真诚的浪漫。

城市的霓虹在远处流淌，冰冷、华丽，遥不可及。而街角巷尾这些小摊的灯火，却低低地、暖暖地亮着，像散落人间的星

辰。它们的光微弱，只够照亮眼前几张油渍斑斑的小桌，几碗冒着凉气的吃食，几张被烟火熏染的脸庞。正是这点点微光，聚拢了晚归的人，收容了无处安放的闲适与疲惫。在这里，西装革履的与汗衫拖鞋的同坐一桌，埋头苦干的与无所事事的共享晚风。几句闲扯，几声碰杯，便足以消弭白日的隔阂。

夜深了，喧嚣渐歇。食客散去，留下满地竹签、空碗。摊主们默默收拾，水声哗哗，洗去油污。灯光一盏盏熄灭，街巷重归沉寂。唯有那食物的香气、隐约的歌声、炭火的余温，似乎还飘荡在温热的夜风里。

原来，一座城市的夏夜灵魂，不只在高楼璀璨的华灯之上，更在这些低处摇曳的微光里。它们或许简陋，或许嘈杂，却用腾腾的烟火气和真实的人间冷暖，为每一个被生活追赶的普通人，点亮了一盏盏可以歇脚、可以透气、可以咂摸出几分生活真味的小灯。这星星点点的光，是城市粗糙皮肤下跳动的温暖脉搏，是平凡日子里，最抚慰人心的微光与喧嚣。人间至味，原是灯火阑珊处，一碗烟火，三分暖意。

